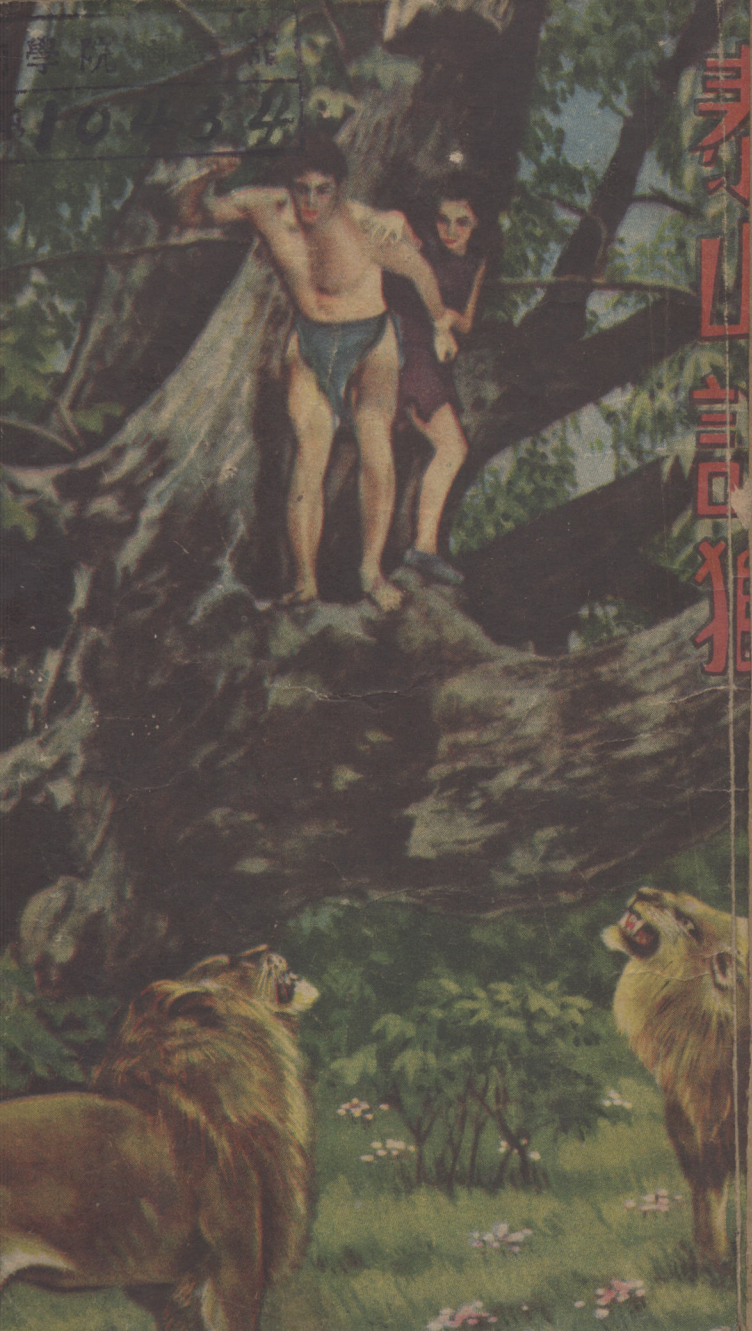


學院

能

10434

泰山
三
狼



864
CTJ76

人猿泰山叢書第一輯之九

泰山訓獅

章鐸聲譯



上海百新書店出版

次 目 .. 獅 訓 山 泰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、金獅的獲得 | 一二、黃金的模型 |
| 二、教訓賈倍傑 | 一三、絕地逢到同胞 |
| 三、一個神祕的會議 | 一四、猩猩人的火攻 |
| 四、大猿的仇敵 | 一五、血的地圖 |
| 五、馴獅脫逃了 | 一六、發現大量金鋼鑽 |
| 六、死神潛襲在後 | 一七、火的慘刑 |
| 七、王后的單戀 | 一八、復仇的腳印 |
| 八、離開奧泊黑牢 | 一九、得了現成的寶鑽 |
| 九、猩猩人虜掠美女 | 二〇、泰山夫婦重逢 |
| 一〇、癲狂的叛徒 | 二一、僞泰山的厄運 |
| 一一、奇異的鑽石王宮 | |

泰山叢書
第九集
泰山訓獅

E. R. Burroughs 原著
章 鐸 聲 譯
述

金獅的獲得

母獅，哺乳牠的孩子——牠的身子縮成皮球兒一樣，也像是頭豹。牠浴在和暖的太陽光底下，在牠的石窟前，半閉着眼皮，警備着牠的四周。先前這裏有三個小的毛皮球——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——母獅和雄獅愉快地養育着。但是，狩獵沒有收成，因此母獅的營養發生了問題，乳水不足，不夠給三個小動物的吮吸，尤其是一場冷雨的傾瀉，使一羣小東西害了病。祇有一個肥壯的算是縣延了牠的生命——兩個女兒死去了。母獅大慟着，牠用牠的鼻子淒涼地狂嗅着，要喚醒牠們永眠的長覺，可是沒有收到功效。於是在牠野蠻的心坎裏，充滿了無限的悲哀，牠對於僅有的一個小動物，是格外的警備了。

雄獅費了兩夜的功夫，捕到一個獵物，拖到牠們的家裏，牠又出去打獵了。這是肥美的斑馬，母獅的嘴巴滴着饒涎。

一陣薄薄的聲音，來到牠的敏感的耳朵裏。牠便抬着頭，嗅着空氣。牠只聽見聲音漸漸的在擴展着。野獸的神經受到極度的刺激，使牠震動着胸脯子，停止了餵兒的乳水。牠的孩子被驀地裏停止了食糧，抬着牠的小腦袋，幌着這邊，又幌着那邊。

母獅聽見的聲音，是一種帶有騷擾性的預告，牠不能夠斷定兇吉禍福。像是牠的丈夫回來了，但是，這聲音又不像是獅子的走路聲，也不像是獅子拖着笨重的獵物的響聲。牠望望孩子，盡力的

保護着。

現在，那陣子聲音的味兒，從叢林中向牠送來。使那慈母的臉兒，顯出張牙舞爪的一副猙獰相，因為送來的正是一股子的人味。牠就站了起來，急急地抽動牠的蜿蜒的尾巴。牠用野獸傳意的奇怪方法告訴牠的小獸，教牠安靜地蹲下，直到牠回來。牠就急急地去抵抗闖入者。

幼獅也聽到母獅聽到的聲音了，同時也嗅着人味，一種不熟悉的味兒，是牠從未觸到過鼻孔的，也就是使牠知道是種仇敵的味兒，這味兒給予牠的反應，也張牙舞爪地。於是，當母獅走進矮樹叢的時候，幼獅跟在牠的後面。但是，母獅只管朝前走，沒有知道牠跟在後面。

在牠們的前面有座叢林，約有一百碼進深，給獅子們的來去，這裏有方小小的空場，一端可以出林子，一端是進林子的。母獅走到空場，牠看見的，就是有着使牠害怕的目的物在那兒。這不是人來獵牠們嗎？這該不是牠的夢見的幻境吧？尤其是今天的母獅，牠不會避人的，因為要求得牠的孩子的安全，增加了三倍以上。的勇氣。牠就先撲上去，變做一頭非常酷殘的生物，牠的腦海裏，祇存着一個僅有的觀念——殺。

母獅就像射箭似的對着黑武士衝上去。黑武士在二十碼之外，早知道這裏有隻可怕的獅子，那裏知道，現在出現的就是牠呢。黑武士並沒有意思要獵獅。他如果知道有獅子在他的左近，他一定是避開的。但來不及了，只有一個辦法，野獸正在撲攻他的剎那間，他看見了牠身後的一隻幼獅，黑人執有一支沈重的長矛，當母獅正欲抓住他的時候，矛尖刺進了野獸的心坎，母獅慘叫着，倒在地上。當牠死後的幾分鐘之後，牠的堅硬的臂肉還在抽動着。

這孤哀的幼獅，站在二十尺之外，測量着牠的生命史上的第一次災禍，牠衷鳴着，照理每次都

有牠的母親急促地走近牠的；但是，這次母親沒有來，牠就覺得更外地悲哀和孤寂。牠胆怯地，漸漸走近牠的母親的跟前，嗅着牠，牠喊着牠，但母親沒有回答。牠還是緊貼着牠，嗚嗚地哭泣着，直到睡覺時，牠便伏在母親的屍體上睡去了。

這就是泰山們當時的情景——泰山和琴痕，以及他們的兒子可賴克，（泰山之子，原名琴克，這是他的猿名。）正從神祕的帕勒頓回來，那兒就是兩個男人營救琴痕的地方。他們的腳聲，使那幼獅睜開眼睛，站了起來，低着耳朵對他們怒吼着，背脊還是緊貼着牠的死去了的母親。泰山見了牠，不禁開笑了。

『多有胆量的小惡魔！』他稱贊着，已經知道故事的內容了。但是，這小獸吼得更兇了，當牠站住要去抓住他的時候，險些兒被咬痛了手。

『多麼勇敢的孤兒！』琴痕叫着。

『牠快要變成一頭大獅了，或者牠有了牠的母獸，牠可以生存的，』可賴克說：『可惜母獸遺棄了牠，是要死的。』

『牠不一定是會死的。』泰山的回答。

『牠還需要有兩個月的乳水的哺養，誰能給牠的源泉呢？』

『我！』泰山答。

『你要收留牠做螟蛉子嗎？』

泰山點點頭。可賴克和琴痕都笑了，他倆同聲地說：

『那就沒有問題。』

『約翰爵士，那你就是獅子的養母了。』琴痕笑着。

泰山也跟着他們笑了，但他沒有停止了察視幼獅的目光。他抓住小獸的脖子，拍拍牠的背脊，用着啾啾的語調和牠說話。或者小獅是知道的，因為牠就停止了掙扎與怒吼，去舔他的手。後來，他又把牠抱起來，摟在自己的懷裏。現在的幼獅似乎也不畏懼了，並不是張牙舞爪地，已經親近了先前所害怕的人味。

『你怎樣對付牠的？』琴痕覺得奇怪的。

『牠可以說是我的同類。』泰山聳聳他的闊肩膀。『正像你和我的交談是同樣的，我給牠友愛的表示，牠當然不怕我了。牠也像能夠懂得這個的，可不是嗎？』

『我不懂得這個原理，』可賴克說：『我想，我對於非洲的野獸比你熟悉，但是，我却沒有管理牠們的能力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』

『這裏只有一個泰山！』琴痕對她的兒子笑着，好像帶着倨傲的成份。

『我是野獸生的，也是野獸養的，』泰山提醒他們。『也許我的父親真的是個人猿——你們該知道克賴是個人猿呢。』

『約翰！』琴痕高聲地問道：『你知道你的父親和母親的一切嗎？』

泰山看着他的兒子，閉着一隻眼睛。

『你的母親，始終不把人猿的優美的品性放在眼裏。她反對人家提起她的丈夫是人猿。』

完畢了帕勒頓來的長征，在一星期之內，他們又將轉回前時的家庭了。那兒經過德國人的蹂

躡之後，現在不知道還剩留些什麼。穀舍和外屋都燒光了，平屋也有一部份被搗毀。那些華席來人，爵士的土人僱用者，還有被史納第的兵士尚未殺死的，他們都來要求泰山們重新收留他們。這些泰山早在出去找尋琴痕的時候知道的，但是，他的善戰的華席來人，到底還有多少人數，他的廣大的家產還有些什麼，這些這些，他都不知道。

泰山得到了這隻小獅子後，就忙着爲牠設法食物，但是，給予幼獅的食糧，必須以乳汁方能濟事。獅子的乳，當然是在問題之外的，但現在的他們，既在人烟稠密的陸地，周圍的卮子，當然是很多的，而且叢林之王是誰都知道的，使人畏懼，也受人尊敬，所以在當天的下午，泰山就上卮子去爲幼獅尋覓乳汁。

在當初卮裏的土人都對他怒目相看，因爲他們都穿着奇怪的服裝，使他們礙視的。土人見他們裸體，正像他們自己一樣，祇有武器的一個人是不同的，那青年的捐着來福鎗，他們三人穿着古怪的帕勒頓衣服，這在黑人的簡單的眼中，是覺得奇怪的。

『你們的首領在那裏？』泰山走進卮子就問。

所有的女人和小孩，見了他都像勢利狗似的狂吠着。

有幾個武士從茅舍的屋檐下站了起來，奔到新來者的身前。

『我們的首領正睡着，』有一個答：『你是誰，要叫醒他？你要些什麼？』

『我有話要和你們的首領說，快去叫他來！』

那羣武士看看他，睜着圓瞪的眸珠，疑問地，接着又狂笑了。

『必須叫首領來問話的。』他對武士高叫着，他用手掌在大腿上辟辟拍拍的打着，好像是拍

着節板也似的，更用手指戳着他臨近的那個同伴。

『告訴他』泰山繼續說：『泰山有話跟他說呢。』

一聽到他的大名——他們都悄悄地退後了，同時也停止了笑聲，他們的眼睛也睜大着。

『拿蓆來，給泰山和他的同伴坐，我去叫烏梅其首領來。』有個土人叫着他就飛也似的奔去。在首領沒有來到之前，他們早已有東西送來了，食物和裝飾品。烏梅其來了，却是一個老人在人猿泰山沒有出世之前，他早已做了首領了。他的態度，談吐，處處都含有大人物風味，他覺得叢林之王來拜訪他的卹子，認為是無上的光榮。

當泰山說明了來意，並出示幼獅，烏梅其就尊敬地表示，假如泰山要乳汁的話，他可以無限制地供給的——熱的乳，從酋長自己的山羊身上擠出來的。他們正在閑談的時候，泰山的銳利的眸珠，也正在打量着卹子的四周，以及他們每個人的個性，在街道上，在茅舍裏，到處都散佈着狗，其中有一隻肥大的雌犬。母狗的奶部，盈溢着豐富的乳汁，這是給予泰山的一個啓示。

『我要買牠。』泰山對烏梅其說，指指那隻母狗。

『她是你的，皮華奈，無須買得。』酋長的回答：『她產後了兩天，在昨晚，他的兩隻小狗在她的窩裏全給大蛇偷去了，假如你要狗，我可以給你，不論多少，肥的或是瘦的，不過我知道，這頭狗是不中吃的。』

『我不是要吃她，』泰山的回答：『我要帶她和我同去，去喂小獸的乳。就將牠給了我吧。』有幾個男童去捉這隻狗，用繩牽着牠的脖子，拉到泰山面前。狗在當時也很害怕，因為泰山的味兒不像黑人一樣的，牠狂吠着，嗅着這位新的主人，畢竟給他馴服了。獅子張牙舞爪的怒吼着，狗

也是同樣的咆哮着，但到最後，牝犬畢竟是做了幼獅的代乳者。

那夜，泰山把狗縛在他住的那間茅舍裏，他教狗喂兩次小獅的食糧，在未到天亮之前。第二天，他們離別了烏梅其和他的人民，帶着母狗跟在他們的身邊同行回家，小獅蹲在泰山的手臂上，或者掬在他的肩上。

他們替獅子取了個名字，叫做賈倍傑，這句話，依照帕勒頓的土語的解釋，就是金獅子，因為牠的顏色很相像。一天天地，牠跟他們和牠的養母增加着親熱，後來竟像是親骨血一樣的和睦。母狗，他們叫牠琦愛，就是帕勒頓語的女人的意思。過了兩天，他們就恢復了琦愛的自由，任牠穿林過樹的跟着他們走。

時間相近了，當他們走出林子的盡頭，來到廣大的平原的時候，那兒就是他們先前的家居地，他們三人都彼此鼓勵着，雖然每個人的心裏，都隱着是希望或是疑團。

最後，他們走出樹林，望着平原，在平屋的外線，還有些屋角和牆垣隱在樹木的極枝中間，這就是唯一的破毀的殘餘風景的點綴線了。

『看！』琴痕叫着：『還在那裏——還是存在那裏哪！』

『但是，在那些東西的左邊是什麼？』可賴克問。

『那是土人的茅舍，』泰山回答：『現在，華席來人已經從打仗回來了。我的忠勇的華席來人，他們已經恢復了被匈奴人破毀的家庭了，他們正守候着，等待我們回來呢。』

教訓賈倍傑

人猿泰山，琴痕，可賴克，不在家好久之後，現在回來了，同着金獅賈倍傑，以及母狗琦愛。第一個去迎接他們和歡迎他們的是老莫維羅，就是華雪勃的父親，他是忠勇地來保護泰山的妻子和家庭的。

『啊！皮華奈，』忠勇的黑人高叫着：『我的老眼睛，瞧着了，你就覺得重見光明似的。自從你去了之後，我覺得不知道有多久了，但是大家都說你是要回來的，我知道，世界雖大，該是不會障礙我的主人。所以我的主人是得重回他的可愛的家的，有忠勇的華席來人等候着他的家產，但是她呢，我們還以為她悲悼地死了，如今竟一同回來了，這該是多麼地快活呢！在今夜的華席來人的茅舍裏，將要散播着我們武士的舞足聲，因為上帝最寶貝的三個人，現在已經轉回他們的家了！』

每間華席來人的茅舍裏，都散播着愉快的笑聲。這不僅僅維持了一夜，繼續了幾夜的舞蹈聯歡，直到泰山通告他們的時候才停止，否則，他和他的家不會有幾小時的安睡的。泰山不僅僅找到了他的忠勇的華席來人，他還找到了忠勇的英國頭目，吉凡司，完全重建他的牛馬廐，獸欄，外屋，好像土人的茅舍一樣，但在平屋的内部也都修葺如新，所以在外表上看起來，比史納第沒有來搗毀之前，實在是沒有兩樣。

吉凡司那時正在納羅勃處理產業的事務，直到他們到了的幾天之後，他才回到牧場來。他的驚奇和快活，並不遜於華席來人。他，首領，武士們，都坐在大皮華奈的腳跟前，靜靜地聽他講述帕勒頓的奇怪的情形，以及三人受險的經歷，夫人的被作俘虜的艱苦。他們都望着泰山帶來的 稽

的小獅和母狗。這真是一種令人費解的事，泰山對於小獸有着何種目的，這更是絞乾衆人腦汁的一件奇事。

金獅和牠的養母，佔據泰山臥室的一角，每天，泰山抽出幾小時的工夫來，跟牠們遊戲，訓導，當獅子的毛蜷屈的時候，真像是個黃皮球——現在是天真活潑，總有一天，會變成巨大的，咆哮的，可怕的野獸。

光陰箭也似的溜去的，金獅也年長了，泰山教會牠好許多巧技——往取和運送，牠就馴服地蹲下，當牠聽見他的命令的剎那間，跟着目的舞躍着，用鼻子嗅着隱藏着的東西的味兒，嗅出了就拖出來，當用肉食喂飼牠的時候，牠常常引起華席來人的武士的蠻笑，泰山替牠造了一個偶像，將肉縛在假人的脖子間，就叫獅子到偶像的喉嚨口去嚼食。每次都是這樣的，泰山的命令一出，金獅就伏在地上，等泰山指着偶像，低低地喊個『殺』字的時候，牠就撲上去吃。但牠無論餓到怎樣的程度，獅子從來沒有自由行動的，非等牠主人的命令不吃肉的。後來牠身子長大了，只須輕輕的一跳，撲到了偶像，那年青的獅子，就可以應付裕如地抓住假人的脖子。

這裏還有一課，是最難學的，除了人猿泰山是野獸象養長大，與野獸同樣之外，誰能夠克服天性的野蠻，能使獅子馴服地接受牠主人的意旨，就是要叫獅子往取，恐怕也得費去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呢，一定要使牠能夠聽懂『往取』的詞兒，要使牠取了目的物來歸給主人，譬如教牠去到偶像的頸上去吃肉，只許牠吃肉，不得殘害偶像，或若誤取了他物，但是，必須要牠將取來的東西放在泰山的腳跟前。牠學得長久了，牠知道不是白做的，而且有着牠愛吃的一倍以上的肉到口呢。

爵士夫人與可賴克，常常愛看訓練金獅，覺得非常的神祕，泰山的超人的精神，和金獅的天資

穎敏的動態。

『你苦苦地訓練，你能夠使牠發生怎樣的作用？』她問：『牠總是頭兇猛的雄獅。牠和我們相處久了，當然是不會害怕的，但你老是教牠到偶像的脖子間去吃肉，不消說，牠要是見了陌生的人，牠一定也會撲上去抓食物的。』

『牠抓食物，一定要我告訴牠才敢。』泰山答。

『那你不希望牠把人當作食物嗎？』她笑着問。

『牠決不會把人當作食物的。』

『這你怎能保證呢，因為不是你從小就教牠，將人作為食物的對象嗎？』

『琴痕，你太看輕獅子的理智了，假如你是對的，那在我的工作之前，當然是有阻礙的，反之，如果我是不錯的，那不消說得現在已經成功了。無論如何，我們不妨來測驗一下，到底看誰是對的。我們帶賈倍傑到平原去，就在今天下午。遊戲的方式很多，我們無須預定的，總之，我是否有管理小雄獅的能力就是了。』

『我願意賭一百個金磅，』可賴克笑着說：『假如牠嗅到了陌生人的氣味之後，牠還是肯幹着舊的玩意兒嗎？』

『你瞧着，我的兒子，』泰山說：『我去做給你和你的母親看，下午，一定會使你們敬佩！』

『那你真是世界上最高權威的野獸的教練家了！』琴痕笑着，泰山也跟着他們笑了。

『這不是教練野獸，』泰山說：『這是由於日常感動的結果。賈倍傑雖然是頭野蠻，但日久必能如我的心願。』

那天下午，他們越過平原，賈倍傑跟着泰山的馬的腳印。他們到了離開平屋不遠的一座叢林，他們就下了馬，一直朝着草叢前進，他們就在草叢間停步。泰山，琴痕，可賴克，金獅緊貼在泰山的旁邊，四個叢林獵者，賈倍傑是四個中的成就最低者。他們靜悄悄地走過樹叢，枝葉俱無聲息，最後，他們看見在草叢中有羣小羚羊，快樂地在吃草的時候，他們才止了步。靠近牠的有隻老母羊，泰山用着神祕的方法指示給賈倍傑看。

『往取牠們！』泰山說着，金獅低低地叫了一聲，表示聽見了不尋常的命令。

牠竄上樹叢去。羚羊在吃草，沒有覺得。目的物離獅子很遠，不能夠即刻撲到，所以賈倍傑等着，躲在樹叢中，到羚羊近牠來吃草了。四個沒聲音的獵者覬覦着牠們，使牠們毫不覺得有了危險。老母羊慢慢地貼近賈倍傑來。獅子就作着不能覺察的撲攻的預備。僅有的表示，就是牠的蜿蜒的尾巴斜舉着，剎那間，就像天空的光，弓上的箭似的衝了出去。當羚羊拔腳飛奔的當兒，獅子早已抓住她的後腿了，其餘的都驚惶地東奔西散。

『現在，』可賴克說：『我們看見了。』

『牠會捉羚羊來給我的。』泰山自信地說。

金獅猶豫了一分鐘，對着牠的被殺者咆哮着。然後便捉着牠的背，扣着頭斜在一邊，拖着牠在地上，慢慢地向泰山走來。牠拖着羚羊走出樹叢，直到主人的面前才停止，看看泰山的臉兒，好像等候他的嘉獎，鼓勵牠的使命的完成。

泰山拍拍牠的頭，低低地對牠說話，頌揚牠，然後才抽出他的獵刀，戳穿羚羊的喉管，讓牠流出血來。琴痕和可賴克站得近近地，看着賈倍傑——爲什麼獅子聞着熱血，要作着新的嗅呢？在嗅着

了就咆哮着，張着牙，牠的眼睛看着三個不道德者。泰山推開牠，獅子又咆哮着，火惱地撲攻他。

雄獅是快捷的，但是，人猿泰山好像是光一樣，所以他的一推，力量很重，賈倍傑便仰天的倒在

地上，於是對牠的主人咆哮着，牠很快的又奔到他的腳跟前，相對地站着。

『伏下，賈倍傑！』泰山命令着，他的聲音沉重而又堅決。獅子猶豫着，但即伏下了，好像人猿泰山有命令於牠去做也似的。泰山轉身把羚羊的屍體撩起，擱在他的肩膀上。

『來，跟在後面！』他對賈倍傑說，金獅便馴服地跟在馬的腳蹄印子的後面走了。

一個神秘的會議

穿着濃裝豔服，一個年青的女人在倫敦第二流的經濟食堂裏用膳。她的所以要引人注目原因，並不是她的身子婀娜，臉蛋兒的美麗，實是她的同伴的引誘力。一個身材高大，年約二十五歲的英俊男子，一臉的鬍鬚，他的整個的臉兒，好像是被埋在草叢中似的。他站起來，有六尺三寸高，很寬的肩胛，深沉的胸脯，狹窄的嘴唇。他的外表，他的舉止，任何的說明，都顯示出他是個老練的運動員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

這兩入起勁地在會話着，但會話不時的要發生爭言，爭論的結果，也往往顯得面紅耳赤。

『我告訴你，』那男的說，『我不明白，爲什麼要依賴他們。爲什麼他們要和我們利益均潤，爲什麼要又作六份，本來你和我可以獨得呢？』

『這是一個需要錢的計劃，』她答，『因爲，你和我都是窮措大呢，「他們」不但有錢，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這個——我用我的智力，你用你的力量和外表。他們找你已經有二年了，依司悌賓！』

現在，他們好容易的找到了你，假如你要辜負他們，我實在不能擔保。因為他們的計謀已經給你知道了，假如他們不需要你的話，一定會結果你性命的。但是，如果你不把他們的利益獨吞……」

她停着說話，聳了一下肩胛。

「但我告訴你，費羅蘭，我們應該得大半的，你費智力，我冒險——我們不應該多得嗎，照六分之一之分派？」

「那末，你自己和他們去說吧，依司悌賓！」那姑娘說着，又聳了一下肩胛，「但是，假如你聽我的話，他們一定會使你滿意的。反之，沒有我的報告，他們也幹不成事的，何況你也是我來推舉你加入的，我倒沒有多大的野心——至於六分之一的數目，已夠你一生的化用了。」

那男的覺得會話並不滿意，女的却覺得應該謹防他。其實她並不熟悉他的，祇見面過幾次，在二個月之前，她第一次見到他，在倫敦的一家電影院裏的銀幕上，他扮演一個羅馬兵士中的保衛官長。

他的使她愛慕，就是他的英雄式的外表，和強健的體格，雖然他扮演的一個角色並不十分重要，甚至連費羅蘭也是這樣感覺着，只因爲她和她的同黨，費了兩年工夫，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合式人物，正像她要依司悌賓扮演的一個人物。當初雖然是失敗的，但是，經過她的一個多月的追求工夫之後，她總於把他從倫敦的一家電影院裏叫了出來。她並沒有用神祕的手段去誘引他，祇靠她的美麗的相貌，但是，直到他倆成爲愛侶之後，她還沒有告訴他交友的真情。

她知道他是個西班牙人，而且是個家庭中的子弟，至於費羅蘭的陰謀的詭計，不但對他守着祕密，甚至連她的四個同黨，她都沒有告訴他們之中的某一個。

他倆靜靜地坐了好久，玩耍着空酒杯。她望望他，恰巧他也正在瞧着她，她早已知道他的目光中的暗示了。

『你能够使我接受你的任何一切，費羅蘭！』他說：『因為我只要見到你，我連黃金都忘記了，我只記得其他的報酬，就是你老是不賜給我的愛，但你到底要到幾時才允許我呢？』

『愛和事業是不能相題並論的，』費羅蘭答：『等你完成了這件事，我們再談愛字。』

『你不愛我，』他低低地嘶啞地說：『我明白——我早已知道了——他們每個都愛你。這就是我要殘害他們。假如給我，知道他們中的某一個愛了你，我便要割取他的心。我看你在有時候是這樣的——愛了那個，又愛這個。你跟他们實在太親熱了，費羅蘭。我看見過披皮利斯緊握着你的手，在沒有人看見你們的時候，還有你和柴路克跳舞的時候，他把你摟得緊緊地，臉兒擦着臉兒。我告訴你，我不歡喜這樣，費羅蘭！總之，我總有一天會忘記了黃金，只想你，這樣我就快樂了，也就是再沒有人來分贓，我從非洲取來的金磚了。勃來勃和開司開一樣的是壞蛋；也許是開司開最壞，尤其他是個美男子，我不喜歡你看他的時候一種媚眼樣的眸珠。』

暴怒的火花，跳進了費羅蘭的眼睛裏。她便以咆哮的聲氣禁止他再說下去。

『這與你有什麼相干，依司悌賓，誰能干涉我的擇友，我要你知道，我和他們已經有多年的關係了，我和你祇有幾個星期的來往。』

他的目光，像要噴出怒火來似的。

『這正是我所想像的！你愛他們中的一個。』他半站着，從桌子的那邊走到她的面前，恐嚇地高叫着：『讓我找出那一個，我可以結果那一個！』